

稗

唐
宋
元
明
清

蔡晉伯題



稗

唐
宋
元
明
清

蔡晉伯題



醒世小說

繪圖九尾龜全集

是書爲當時名宦巨商賭窟妓院描寫盡致以酣暢淋漓之筆叙有功世道之文如溫嶠燃犀百怪千奇似天女散花既香且豔所叙事實又屬斑斑可考蛛絲馬跡線索可尋雖綺語纏綿脫不盡風流旖旎之辭然寓言八九亦深得香草美人之旨洵警世小說中獨一無二之善本亦酒後茶餘無上之消遣品也書凡二百餘萬言茲特裝訂八厚冊用上等連泗印行復加入繪圖便閱者易於醒目每部一函定價一元洋紙一元四角

總館上海交通路

發行所交通圖書館

分館蘇州觀前街

中華民國七年八月一號初版
中華民國八年二月一號再版

名著小說一千種第六類

版權所有

搜輯者 姜俠魂

發行者 交通圖書館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交通圖書館

上海交通路

蘇州觀前街

唐宋元
明清

稗史秘笈序

莊病骸

夕陽西下涼風條來三五同志藉樹蔭以坐舉羽扇以拂暑雜譚古今瑣事以取樂則手舞足蹈眉飛色揚倦者振睡者醒脫以經史爲質難則昏昏低頭矣小說家言之能入人固以其切于人事乎海通以還西園說部譯者踵出作者亦蜂趨厥風益盛願善者未數數見也舊有之書又復司空見慣三尺童子能抵掌而談其詳聞者習而厭焉則稗史之求佳本誠不可緩也夫稗史之佳孰能如舊有之書哉仙佛鬼怪兒女英雄下而至于盜賊奸僞靡不一一曲傳之若曰是人間世不可無之事也應爲人間世不可無之文寓言之不能盡也重言之重言之不能賅也卮言之文至卮言其文至矣不觀夫劇乎忠臣孝子之孤憤演者盡工觀者下淚兒女英雄之纏綿悱惻演者周至觀者動容其衣冠固優孟也而不見其僞焉甚矣入人之深也稗史何獨不然假其情節屈折文字雋快者則必足以起人興願如此者皇皇焉求之今世不可得也不得已而求之古古之文其爲人所易

見者固已盡見矣又烏容謀且亦習聞而厭之矣不得已而求之秘秘者人所不易見者也不易見而忽見之則必如得奇珍古寶如枯腹之得酒如貧子之得金其爲世重夫寧待言其裨於世固不疑而知也余嗜小說家言者也其有渴于是書者猶夫人之情也安可以不言

民國六年夏月蛟川莊病骸序

唐宋元 稗史秘笈目錄

唐公九諫

良嶽記

保和殿曲晏記

大清樓侍晏記

延福宮曲晏記

乾淳御教記

乾淳歲時記

燕射記

洪武聖政記

北平錄

賈島西歌詞

明史雜詠

甌江逸志

靖逆記

梟林小史

李自成張獻忠軼事

李自成軼

記台灣朱一貴之乳

賜書樓舊藏本

宋張湜

宋蔡京

宋李邦彥

宋李邦彥

元周密

元周密

元周密

明宋濂

明闕名

明木皮散人

清柴伯廉

清勞宜齋

清蘭簪外史

清闕名

醒謝

闕名

小蝶

紀張七先生事
紀兩杯茶敘匪事

闕名 闕名

唐宋元
明清

稗史秘笈

姜俠魂輯

剪松閣藏本

賜書樓舊藏鈔本

梁公九諫

按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視朝有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素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內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高宗崩中宗即位未及一月爲喪災所譖廢爲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干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爲王殺唐之子孫殆盡堅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之勢焰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爲幸爾賴我梁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屢以母子性天之道爲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爲皇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復者皆梁公之力也昔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華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有梁公九諫詞者卽趙歧所謂外堂也傳述既久舊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參攷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

意是如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惟有宰相狄公不拜。則天問狄相曰。策立武三思之事。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雖有卿不拜。朕想卿必有異議。縱有異議。豈勝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狄相奏曰。不然。若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比並事。當不可觀。這八十二員大臣見解。似鶴鴈抱卵。豈知鸞鳳之志。螻蟻攻土。豈知晦朔之朝。磨礪作鏡。焉可鑑容。鑄錫爲刀。豈堪琢玉。狐狸似犬。愚者養之。苦蕒似瓜。愚者食之。臣觀諸臣何以異于此。則天問曰。問卿策立之事。卿如何將此比並諸大臣。狄相奏曰。且如紫微之殿。不是陛下所居之殿。陛下是武家宗祖。唐家國后。緣太子年幼。權請陛下主國。太子長成。社稷合歸唐家枝葉。今諸大臣未有一人勸陛下以母而立子。却賀陛下以姑而立姪。是大臣所見不明。陛下所用非賢。故此語比並諸大臣。據愚臣見解。能斬武三思。仰祭奉天。乾陵大帝。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二諫 又一日。則天受朝。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圖立姑之位。臣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中察人心。未厭唐家之德。則天謂狄相曰。卿是一箇人。爭知天下人心。狄相奏曰。昔陛下在長安之日。有北方單于寇擾唐邑。緣何先帝存日。不與交戰。彼時兵寡。故不與敵。遂將兩庫金帛。命梁王武三思招召軍士。千萬與單于戰。前後十餘月。招召人數。不滿千百。及廬陵王伐之。不經旬日。計兵千萬。單于探得不戰自退。以愚臣見解。度量天下人心。未厭唐家之意。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三諫 又一日。則天問狄相曰。卿云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朕自爲君以來。有什麼聖明。有什麼無道。

狄相奏曰。陛下爲君以來。聖明似不少。無道亦絕多。陛下在長安之日。有龍鳳來儀。麒麟來現。皆州進衣。有八百里地方麥。麩金。長安元年。十二月上旬。花發。駕幸東都。有鳳現。回訖進五色龜。日南進二角犀。賴州進騶獸。西方佛足現。光宅二年。洛河泛漲。漂出一石函。函內有鐵札。篆書金字云。武后登萬萬年。則天問曰。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惟復是朕登萬萬年。惟復是武家子孫登萬萬年。狄相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有聞必。先有兆。必應天地。現相陰陽。泄機在乎人。自應之耳。愚臣不敏。試論年代。應萬萬之數。陛下爲判。陛下在長安之日。改元嗣聖元年。又改垂拱元年。又改口口元年。又改永昌元年。又改天授元年。又改如意元年。又改長麟元年。又改光宅元年。又改延載元年。東都有五鳳現。又改五鳳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神功元年。又改聖歷元年。又改久視元年。西方佛足現。又改大足元年。又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長安元年。以愚臣見解。陛下卽位以來。改元之中。有兩箇萬歲元年。暗合萬萬年之數足矣。定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的。然不當。

第四諫。則天問狄曰。卿云朕自爲君以來。聖明亦不少。前言亦備矣。無道亦絕多。試與君說之。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擬立武三思爲儲君。陛下是女主。爭斷得三從五逆。則天問曰。何名三從五逆。狄相奏曰。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歿從子。五逆者。在家不從父。出嫁不從夫。夫歿不從子。是三逆。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是四逆。立姪爲儲君。是五逆。愚臣直奏。輕觸龍顏。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五諫 則天聞狄相所奏。卽命武士擲出。放大臣散。遂寢玉案。略睡少時。乃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忽然驚覺。次日受朝。問門下侍郎張易之。朕昨日略寢玉案。略睡少時。忽得一夢。見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此夢如何。張易之曰。助陛下好夢。輪者。周流不息。乾道也。上應乎天。爲陛下治世之象。水者。陰道也。是陛下之命。上流者。大吉之兆。永保千秋。又夢車向壁上。行。緣陛下聖朝。蓋代。四夷來降。八表來朝。天下貢獻至多。道路隘阨。感這車向壁上。行。則天大悅。顏動龍顏。賜易之珠金重寶。諸臣山呼萬歲。惟有狄相不拜。則天乃問狄相曰。卿何不拜。朕所夢家私事。莫不見否。狄相奏曰。臣只見陛下。邦國事。才見陛下家私事。陛下所夢湘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張易之圓夢云。輪是圓。下。身。水是陛下命。乃曲媚取容。苟圖金寶。臣圓此夢。于國不詳。夫水者。陰道也。水望低流。本性也。車同軌公道也。今水不望下。而望上流。是陰氣上盛。而逆其天也。車向壁上。行。是無道也。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擬立武三思爲儲君。此實爲無道也。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決然不得。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于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七諫 則天不豫。狄相入閣門問疾。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其夢如何。狄相奏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

廬陵王乃陛下之雙翅也。今皆遠。遂感此夢。時武三思在傍。怒發赤色。則天令武士擲出朝門。乃問侍臣曰。狄相與卿等意何如。張易之奏曰。狄相家貧。若多賜金寶。便可策立武三思爲儲君。則天遂賞色羅十車。珠金兩牀。御衣百箱。排于殿前。令武士召狄相入朝。則天曰。爲子逆父。爲臣逆君。祇緣策立之事。卿每偏執苦諫于朕。朕甚恥之。若不改見前解。只這殿前是卿死處。若改見前解。取此賞物。狄相奏曰。不然。憶昔太宗大帝在日。經綸四海。勇滅大隋。收王世充。戮竇建德。八十二處草賊。鞍不離馬背。甲不離將身。親冒矢石。以定天下。皆爲後世子孫。可不爲李家枝葉。臣意宏道元命。先帝臨崩之夜。以愛子託陛下。以社稷屬付大臣。臣今受此賞物。却立外姓。是臣賣却唐家社稷。臣往九泉之下。無面可見高宗大帝。臣惟守直而死。不可邪佞而生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的然不當。

第八諫 則天令武士于殿前置油鍋。宜狄相入朝。則天問狄相曰。若改見前解。則與卿長保富貴。若不改見前解。這殿前油鍋。是卿死處。狄相奏曰。臣當年遇佐陛下邦國。不得策立之事。便合依從。不合違勅。據臣罪愆。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古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以搖。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更親寧學。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乍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絕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爲儲君。只將武家宗祖。于太廟享祭。自古宗廟無附姑之禮。陛下有何干預。若立廬陵王爲儲君。萬歲之後。四時祭奠。無虧如此。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東宮之位。合廬陵王爲儲君。立武三思。終當不得復前奏。曰。臣既不

得策立太子。卽以死報先帝。願陛下以老臣之言熟思之。以萬世無疆之計。言訖。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鍋。則天連聲叫武士執其裾曰。朕從今日起。依卿所奏。

第九諫 則天因此感悟。遂遣中使往房州。密召廬陵王爲嗣。廬陵王引咎輶晦。久處房陵。勝得民情。舉留不放。遂佯爲放鷹。隊仗出城。至於南山。矯衣而入。坐於中宮。外人無有知者。又遣黃門宣狄相入朝。賜坐於簾外。則天謂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有異議者。唯卿不從。幾欲置卿於死地。前日見卿所奏。朕心豁然。方見利害。已依卿所奏。遣使已召廬陵。見到中宮。與卿相見。命左右褰簾。命廬陵王拜公。公見太子。謂二十餘年不見太子。動靜雖殺身成仁。不審大位果能正否。及見太子。嗚咽流涕。殞絕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豐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願謂太子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狄相奏曰。未可。陛下當年貶太子往房州。天下人知。今太子歸朝。宰相尙有不知者。還宮無儀。知是誰立。則天曰。據國老所見。如何得立。狄相奏曰。伏請太子往龍門。望降召發。觀王宗正。相率百官。備禮以迎。便可策立。則天曰。依卿所奏。廬陵王因狄相策立。爲唐家第四帝。後廟號中宗。

艮嶽記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僦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卽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湖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

石網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覈。剔數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斫山。鑿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舁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饒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者。大率鑿壁太湖諸石。二湖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獨許朱勛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闕。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長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撫其略。以備遺忘云。御製長嶽記略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瑰奇特異。瑤琨之石。卽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口口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陟。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殿。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竝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漣漪鳧鴈浮泳。水面棲息石。

閭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嘒嘒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復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兼數十里其西則參
 北杞菊黃精芍藥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不麻菽麥黍豆稊稊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
 峯岫下視羣領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
 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維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
 設兩關出關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爲鳳池東出
 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塑像東池後結棟山
 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
 躋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巖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
 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爲漱玉軒又行石間爲
 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蒼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渴
 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爲山莊爲回溪自山隱石轉蹇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
 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
 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乳郭寰會紛萃而慎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
 人所能爲者此舉其梗概焉祖秀華陽宮記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長嶽於禁城之東陳詔閣人董其役
 舟以載石與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繞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觸

觸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礪木。應藤雜以黃楊。對青竹。蔭其上。又隨其幹旋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于絕頂。增高樹以冠之。搜遠方珍材。盡天下蠶工絕伎。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爲未也。鑿池爲溪。澗壘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因其餘上。積而爲山。山骨暴露。峯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峯。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嶺。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植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爲大陂。從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葉葉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入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爲山。貼山車立。山陰置木橫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從長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囿。曰藥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降霄樓。綠萼華堂。築臺高千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迨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建八閤。亭于其中。中央檠橡窗櫺。皆以瑪瑙石間之。其地琢爲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擲景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通金波門北。幸擲口。口提外築壘。衛之。瀕水蒔絳桃。海棠。芙蓉。垂楊。客無隙地。又于舊地作野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關。夾懸巖磴。道隘迫。石多峯稜。過

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峯所出入者。此二關而已。又爲勝遊六七日。躍龍淵。漾春波。桃花開。鴈池。蓬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于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宮門。於西入徑。廣于地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峯而名之。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錦爵櫺固。侯居道之中。東石爲亭。以庇之高五十八。御製記文親書。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陲。其餘石。或若羣臣入侍。帷幄正容。凜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僣僂趨進。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畫列于石之陽。其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乃命羣峯。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鑲首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衡日吐月。排雲衝斗。雷門月窟。蟠螭坐獅。推青凝碧。金鸞玉龜。疊翠獨秀。棲煙解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奔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鶴。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壘玉。靈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麟。立于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屏小峯。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鳥龍。立于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爲藏煙谷。涵翠巖。搏雲屏。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亭際者。曰抱轡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實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實于綠萼華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峯。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于斯盡矣。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虜于壽山。良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傑若畫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信天下之傑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陽宮。而民廢。

之矣

保和殿曲宴記

宋 蔡 京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燕王偁、臣楚王似、臣嘉玉、臣楷、臣嗣、臣澤、臣王仲理、臣並、臣淵、臣照、臣蔡攸、臣蔡條、臣蔡絛、臣蔡保和、殿由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茶碾架。至大甯閣。登層檻。凌霄鸞鳳垂雲亭。景物滿前。林木蔽蔭。徧歷奇勝。始至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挾閣。無綵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蒼翠中。檀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器。左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子史。楮墨名畫。右挾閣曰宣口。設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登稽古閣。有宣王石鼓。歷還古尙古鑑古作古傳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彝鼎。前爵罍。卣敦盤。孟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款識。而駭見。上親指示。爲言其概。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軸軒。天真閣。凝得殿。殿之東。崇石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於昔見。過翠翹閣。諸處賜茶。至全真閣。上御手注湯。擊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惕惶怖。豈敢啜之上曰。可少休息。乃出瑤林殿中。賜瑪瑙傳旨。留題殿壁。諭臣筆墨已具。乃題曰。瓊瑤錯亂。乃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作樂。坐開賜荔枝。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撥分賜酒五行。始休計。至玉真軒。軒在保和西兩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宴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廣補成篇。臣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詔許塵凡到綺閣。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既而但見畫像挂西垣。臣即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跋如